

许钦松

新墨待设,未来已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图/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黎存根 实习生 杨蕊

走进工作室

生活与艺术在此“零距离”

自相继从广东省的美协、画院、文联卸任管理职务后,许钦松回到了自己最初的角色——画家。

“工作室是艺术家的舞台。”在许钦松看来,一个画家的大部分时间和生命,在了解生活、面对自然后,就应该耗在画室里。“没有台下十年功,不可能有台上三分钟。不在画室里的画家,就像不开车的司机一样。”

这几年来,许钦松在白云山麓、南湖湖畔的家里享受“睡到自然醒”的待遇,同时保持每天画画约五个小时。当他有创作冲动和灵感的时候,穿过一扇门就从起居室走到工作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让生活和艺术“零距离”。

许钦松一直强调和推崇“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工作室内的诸多陈设,一起见证



画室一角



艺谈

着这位艺术家的品位与阅历。显要处摆着的潮州木雕,与广东省博物馆中的藏品同款;从天花板直落到地面的书架上,摆放着故宫博物院精印的《中国历代法书精品大观》等藏书;墙上有他与三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的合照,“许老师”的欣慰溢于言表……

探索灰墨的表达极限

2022年,许钦松迈入杖国之年。他说,人生七十是一个重要节点,便刻了几枚闲章,标示“七十之作”,进而提醒自己在艺术上不可止步。在这间位于居所一楼,长11.5米、高4.3米的画室里,许钦松延续着在中国山水画巨制上的创作与探索,不断迸发创作灵感,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山水画作品。

对于登门前来的羊城晚报记者,许钦松讲述起自己最近如何重读董其昌、唐寅等历代书画经典,进一步追求“金石入画”,同时也致力于探索灰墨的表达极限,兴致勃勃。

在采访的前两天,许钦松刚刚完成两幅主题大画:为国家安全日主题美术摄影展创作的《海定波平》,以及为粤东红色交通线创作的《棣萼楼》。

小花园是许钦松宝贵的另一方天地,种植着他从各地搜集

山水画巨制迈向“七十之作”

许钦松曾言,艺术家的工作室就像是生产车间,空间和布局有时需要从创作需求出发。这间宽敞的工作室,就是为他创作大画所设。“我画画,画几笔以后要退后几米看,然后再画。不断重复。”许钦松说,这个创作习惯让他有了“后退”的人生意识。“就跟我现在的身份一样,退后到一定的距离观看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么奇妙。”

大画巨制的创作极耗体力、心神,与过去相比,许钦松现在站着画一个小时,偶尔会有想坐一下的念头。在社会上流行“躺平”说法的日子里,他却有一枚闲章“立身之本”,一语双关道出了自己的思考。

许钦松觉得,有了旺盛的生命力,才会有旺盛的艺术创造力。所以他如今更注重身体健康,除了保持生活规律,还爱在画室外的小花园晒太阳、散步,几乎每天都走上七八千步。

小花园是许钦松宝贵的另一方天地,种植着他从各地搜集

来、精心照料的植物。其中有一棵小叶紫檀相当名贵,生机勃勃。“这树的生长周期很长,几年了才能长大一丁点。不过,长得快的树未必成材,反而是长得越慢的越名贵、越能成材。”许钦松由此联想到人书俱老的中国画艺术:“同样,艺术家要不断积累、成长,通过岁月的打造、锤炼,才能期望有所成就。”

近年来,随着孙女、孙子的相继出生,许钦松感受到浓浓的天伦之乐。当孩子跑到爷爷的工作室,拿起毛笔作画,这里顿时有了儿童乐园的热闹。许钦松笑眯眯地说:“未来已来。”

十年前,时年六十的许钦松开启“吐吐大荒”山水画巡展,历经数年走过北京、广州、上海、郑州、西安、武汉等地,北上南下,穿行不息。如今,在他工作室的画板上,又悬起了一张宽6米、高2米的大宣纸,正待铺墨设色。这是许钦松在为下一场大型个展准备新作,也是他迈入人生七十的一张待画新纸。

《风月同天》 中国画 248cm×62cm 2020年

羊城晚报:您最近提出绘画的“第三自然”理论,是基于什么思考?

许钦松:绘画的“第三自然”,是我多年以来在国画创作探索以及实践中得来的结果。这是我多年山水画创作实践的经验之和。

所谓的“第一自然”,乃是我们观看自然时,眼睛的所见之景;而我们的眼睛总是有所选择地去看,并且将这种所见转化为心象的所见,这被我称为“第二自然”;而观赏者每看每新,并融入自己心中的感受与想象力,可将其称为“第三自然”。对于一个山水画家来说,山水画的创作需要实现从“第一自然”到“第三自然”及“第三自然”的跨越。

这也类似于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的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羊城晚报:在中国画的当代发展方面,您有怎样的思考?

许钦松:当代山水画的公共功能,与古人所追求的境界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是时代使然,也是事物发展的结果。现在的山水画(其实包括所有的美术作品),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少数人占有的状态,更不停留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它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化的美术体系——包括我们构建的很多文化场域,都要体现其公共性,也就是强调服务群众。

羊城晚报:您强调中国山水画的公共功能是与此相关吗?

许钦松:结合当下实际来看,在物质世界越来越丰富的状态下,人类的精神追求反而越来越枯竭了,现代人面对大自然所显现出的钝感,是以往任何一个

时代都难以比拟的。

因此,我认为在国画的当代发展上,应积极向其他艺术门类吸收、提炼(诸如公共艺术等)其精要,从而丰富自身的发展,拓宽边界。在丰富国画艺术语言的同时,让公众参与到国画艺术中,把公众参与的体验也加入到国画艺术发展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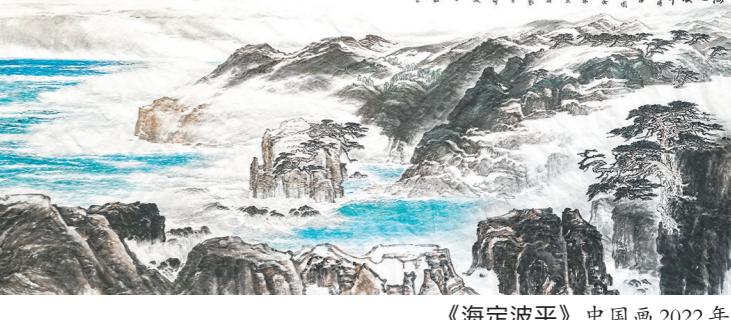
因此,我很强调艺术创作的审美过程。不是把画完就行,其实这只是完成了审美过程的一半。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艺术家的作品需要放在公众面前,才能进一步焕发出时代的认识和解读,从而丰富自己的作品内涵。我们的艺术归根结底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要发挥出审美和教育的功能。

羊城晚报:前不久召开的文代会提出,要推进文艺精品工程。您认为当前广东美术领域需要从哪些方面提升?

许钦松:文化繁荣关键靠人才,尤其需要不断锻造高峰,加大力度推介、吸聚、培养更多造诣深厚、影响广泛的文艺名家、领军人才。广东人向来低调,心态比较平和,没太看重宣传这一块。其实和北京、上海相比,广东文艺人才在水平上未必逊色,但推介上却远远不如。

我曾走访广东各地,最大的感触还是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美术事业、美术馆事业也是如此。广东的重要美术馆场馆基本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的大型美术馆都比较缺乏,这需要在理论上加大引导的力度。

广东要建设文化强省,离不开提升人们的审美习惯、文化气质,需要将艺术和生活结合起来。千万不要觉得美术馆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特别是在地方的决策者对美术馆建设、运营、投入的重视都有待提高。



《海定波平》中国画 2022年

2022年4月3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伍岩龙/校对 余燕红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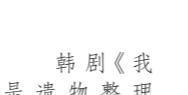
网红误人

最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的一篇短文,引发广泛讨论。他针对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四个建议,这些思考因为触动当下学界的痛点和时弊,形成“出圈”的触动与思考。

前三个建议是:第一,多研究原理,少搞政策建议;第二,多学习不会的,少反对不懂的;第三,多追求专业的,少沉迷时评的。尤其促人思考的是第四点:多信奉学术标准,少在意网络社会标准。他说:以社会标准衡量指导学术发展没有好处,因为社会标准是功利性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享受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享受社会的吹捧。以学术标准检验我们的成果,学术水平就会不断提高,而以网络社会为标准,学术水平就可能会不断下降。

看来阎教授忍“网络社会标准”久矣,如今已忍无可忍。在前段时间另一篇广为传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有个触动人心的情节。

老娘李漠顺独子不幸,结婚之后,置老母于不顾,从不去探望,让她“自杀自灭”。老母难抑思念之情,每天向不同的人借用电话,打电话给儿子。电话接通之后,她不吭一声,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粗暴地喊道:“谁呀?为什么不说话?”

她把听筒紧紧握在手里,像久旱逢甘霖一样,让儿子的声音

心跳的声音

源源地流进她的心田里;纵然只有短短一两句话,而且,是冷漠的叫嚣,然而,此刻,儿子的声音却化成了心跳的声音,“突、突突、突突”,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她听着、听着,嶙峋崎岖的皱纹隐没不见了,整张脸都是亮亮的笑容。啊,儿子还好好地活着,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她对明天的生活又有了新的盼头。

疫情蹂躏大地时,我在报上读及一则感人的新闻。武汉担任警察的彭代斌,主动请缨

去当隔离区的值守工作,十多天未曾回家。他的妻子李大满,是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无法互通信息,就算一方电话拨了过去,另一方也无暇接听。两人因此约定,每天拨打对方的手机一次,让铃声响几下,借此互报平安。每回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他们便像听到了对方的心跳声——啊,老伴还好好地活着,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工作虽苦,然而,他们却忙得更起劲了!

随手拍

电站春耕

□图/文 谷加布



又是一年春耕季,光伏电站春播闹。这是3月上旬,我在湖北宜城市王集镇观音村看到的忙碌而又美丽壮观的春耕生产画面。

在人们的印象中,光伏电站与农业无关。而观音村“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占地面达500余亩,采用支架安装不打桩,光伏板离地3米高,支架行距8米宽,板下农田可供大型农机作业;采用跟踪技术使光伏板“跟着太阳走”,能让阳光移动照射有效促进农作物生长,实现“空中光伏发电,地上高效农业”立体产出效益。

电站建成运行6年,光伏板下农田种植一年四季“不空一分田,不荒一分地”,推行“种矮不种高,收青不收黄”种植及管理模式,使电站项目区防火安全也有了保障。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手稿被窃之后

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是一位年轻老师,在我评上博导的那一年,她已经是博士一年级的学生了。后来她的导师在非洲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电脑被人偷了,他所有的文稿都在电脑中——这是他多年的心血啊。回国之后不久,这位导师便自杀死了。这位年轻教师后来转到我的门下做博士论文。

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编著《国榷》。为了编撰一部翔实可信的明代历史,从天启元年

【横眉热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1621年开始,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前后“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完成一部编年体明史——《国榷》。共500万字。没有想到的是,顺治四年(1647)的时候,他的这部史书手稿被窃。他发愤重写,又经历了四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新的书稿。之后他携稿到了北京,用两年半的时间,搜集明代遗闻,走访明代故臣,并实地考察了多处历史遗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国榷》就是后来重写的,其史料价值为史学家们所公认。

横眉热对

憎分明,对敌人横眉,对朋友俯首,需要认真学习。不过,后来明白一些事了,再读与此两句相关之全诗,却免狐疑起来。全诗调子沉重,既无奈又绝望,交的是华盖运,出去要用破帽遮脸,平时躲进小楼,不管世事多变。“横眉”两字是有些突兀,私下以为,除表达某种爱与憎之外,恐怕还有更复杂的心绪在。

我想,鲁迅一生以笔为枪批判黑暗,毫不妥协,其志让人感佩。他对朋友也是真诚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题赠给瞿秋白的这副对联就是明证。

鲁迅足以成为人生之楷模。不过,处身不同时代,我却想改一字,变“冷对”为“热对”,以明专栏之旨。知者知矣,无须多言。

在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第一批作家中,崭露头角的张洁像是一树白玉兰。

作为一棵白玉兰树,她也许是庭院树,也许是街树,开始的时候人们是不经意的。有那么一天,人们如往常天般走过,蓦地嗅到一缕缕芳馨,幽幽的,香雅绵长,抬起头,瞥见那一树象牙色的繁花,不禁欢叫:

“哦,白玉兰!”

正因为在此之前文化园地狭窄贫乏,欠缺有生命力的创作,所以当读到张洁的作品的时候,人们有一种感到意外的欣喜,就像不经意间发现白玉兰树也可以开出那么香雅的花一样。

张洁是具有强烈艺术个

性和风格的作家。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作家,是她的创作领域十分深邃而宽广,她敢于蔑视世俗观念,勇于深入创作的蛮荒地带,以一颗心香,开出一块块处女地,让人惊异于她的发现。

张洁在中国文坛应该算是一个幸运儿——她的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在1978年7月的《北京文艺》发表,不久即获得该年度的全国短篇小说奖。翌年,她的《谁生活得更美好》也同样获这一殊荣。

这两个短篇颇获一些好评,前者像一首叙事诗,“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谈阔论,只是通过人物行动的描写,深深打动读者的心灵。”后者着重表现人的尊严和普通劳动者的心灵美。